

冲處至德真經廣齋口義卷之二 趙三

齋 齊林希遠

黃帝第二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已養正命娛耳目供鼻口焦然肌色奸垢按黷昏然五情

爽惑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不治竭聰明進智力管百姓焦然肌色奸黷曰昏然五情

爽惑黃帝乃喟然讚曰朕之過淫矣養一已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於是放萬機舍官寢去直侍徹鐘懸滅厨膳退而間居大庭

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

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

其民無嗜慾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天殤不知親已不知疎物故無愛憎不

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惜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無傷痛指

適無痛癢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林雲霧不破與破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

心山谷不蹟其步神行而已黃帝既寤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之曰朕間居三

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假百姓號之二百餘年不輟

此言華胥之國亦與莊子山木篇建德之國其意一同蓋言黃帝之治天下始於有心而終於無心始於有為而終於至無

為也正命性命也以性為正音之訛也肌色焦然言其黧黑而瘦也昏然言其五情爽亂迷惑而昏也五情喜怒哀樂欲也讚

合作嘆淫矣者言其已甚如水之浸淫然注家以淫當作深直侍者使令之人也懸鐘架也大庭猶大內也服形猶令人言服

氣也淮南云正西曰弇州西北曰台州此言九州之外猶佛言西渠泥南閻浮也斯離也齊國中州也斯齊國言去中州千萬里也自然無心也無向背逆順言其心無

取舍也入水不溺入火不熱無入而不自得也斫撻無傷痛指適無痛癢言其雖有形猶無形也破與礙同神行者其行無迹也天老力牧太山稽黃帝三臣名也登假者猶言登遐也假當作遐莊子中多有此

意以此列子比莊子人謂勝之恐亦未然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不偃不

愛仙聖為之臣不畏不怒原怒為之使不苑不患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德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時

羊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無天忌物無疵癘鬼無靈響焉此段之語多與莊子同其意只形容無為之治而已心如淵泉者言如止水也不偃不斂曲也與不愛同不畏不怒言其和也不苑不患無所與也不聚不斂無所取也物既自足而我無所愆愆欠闕也字育禽獸生育也札傷疾瘡也物無疵癘無疾痛也鬼無靈響言無妖異也靈惟影響皆鬼

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不偃不愛仙聖為之臣不畏不怒原怒為之使不苑不患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德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時

羊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無天忌物無疵癘鬼無靈響焉此段之語多與莊子同其意只形容無為之治而已心如淵泉者言如止水也不偃不斂曲也與不愛同不畏不怒言其和也不苑不患無所與也不聚不斂無所取也物既自足而我無所愆愆欠闕也字育禽獸生育也札傷疾瘡也物無疵癘無疾痛也鬼無靈響言無妖異也靈惟影響皆鬼

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不偃不愛仙聖為之臣不畏不怒原怒為之使不苑不患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德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時

羊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無天忌物無疵癘鬼無靈響焉此段之語多與莊子同其意只形容無為之治而已心如淵泉者言如止水也不偃不斂曲也與不愛同不畏不怒言其和也不苑不患無所與也不聚不斂無所取也物既自足而我無所愆愆欠闕也字育禽獸生育也札傷疾瘡也物無疵癘無疾痛也鬼無靈響言無妖異也靈惟影響皆鬼

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不偃不愛仙聖為之臣不畏不怒原怒為之使不苑不患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德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時

羊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無天忌物無疵癘鬼無靈響焉此段之語多與莊子同其意只形容無為之治而已心如淵泉者言如止水也不偃不斂曲也與不愛同不畏不怒言其和也不苑不患無所與也不聚不斂無所取也物既自足而我無所愆愆欠闕也字育禽獸生育也札傷疾瘡也物無疵癘無疾痛也鬼無靈響言無妖異也靈惟影響皆鬼

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不偃不愛仙聖為之臣不畏不怒原怒為之使不苑不患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德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時

羊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無天忌物無疵癘鬼無靈響焉此段之語多與莊子同其意只形容無為之治而已心如淵泉者言如止水也不偃不斂曲也與不愛同不畏不怒言其和也不苑不患無所與也不聚不斂無所取也物既自足而我無所愆愆欠闕也字育禽獸生育也札傷疾瘡也物無疵癘無疾痛也鬼無靈響言無妖異也靈惟影響皆鬼

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不偃不愛仙聖為之臣不畏不怒原怒為之使不苑不患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德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時

之妖也與莊子逍遙篇同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問請斬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對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女何去來之頻尹生日曩章戴有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為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女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三年之後心不取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盼而已五年之後心取念是非口言利害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內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疑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榦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

風乎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對憾者再三汝之片體將氣所不受汝之節節將地所不載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作屏息良久不敢復言

不省舍言不歸宿也對怨恨也以十請而不告欲辭歸也不命之退聽其自去也又往從之去而復來也章戴尹生之名也姬音居聲之訛也夫子指老商是也若人指伯高子也三年而心無是非之念口無是非之言者以靜默自守恐自動也庚者更也向也去是非利害之念絕是非利害之言今復有之而此心已定無不出於正也從聽從也所念所言皆聽其自然而無容心於是非利害之間是心與理一無復決擇也橫縱也縱心所念不涉思惟也縱口所言橫說豎說皆可也放縱自由不復知有是非利害則心與理化而忘之矣此四節正學道工夫次第也在內既與理化則動容周旋之間亦與俱化故曰內外俱進矣至如眼耳鼻口無不同者此化而忘之

之時也釋氏謂之六用一源亦是此意也幹身也幹殼即蟬身之殼也木葉榦殼言不知有其身也忘其身而後可以乘風也汝之對憾如此是身心之累未忘則片體一節天地且不能受載沉渾身乎此章蓋言其御風之學必至於視身如無而後可也此非虛言唯學道者方知此語之為實也

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空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取之列姬魚語女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也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焉得而正焉彼將處乎不深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游乎萬物之所終始一其性養其炁舍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物矣自入焉
關尹名喜見老子者此非師友相傳之言則是借其名以為說關尹子自有書雖其

書為後人所雜而中間絕到之語非諸子所及也潛行不空言行於空中如實地也萬物之上言其高也純氣之守今養生之學者亦如之守以無心則可非智巧所及非果敢之勇所能也莊子達生篇亦有此

語此是其一宗學問相傳之語却是一件大條貫姬居也魚吾也音之訛也像貌聲色有形之物也若皆圓於有形之間則何以相遠惟無心則起乎萬物之上也先者造化之始也莫足以至乎先言固於有形則不足以知造化之始也前言貌像聲色此只言是色而已四字之中只撥一文字法也不形者未見氣之先也無所化者造化未萌之始也造者物之所自出也止者在也若未知不形無所化之妙但以得於物者而窮之焉得為至到之見乎正者極至之謂也不深之度謂只在面前至淺近而不見也無端無始也度法也紀統也言此即目前之法而却不知所始也藏隱而不知也如夫子以我為隱也萬物之終

始物之所造皆造化也一其性養其氣合其德只是純一靜定而已以理言則為性以生言則為氣以得之於己者則為德其天守全言其純一者不汨也無退卻者定也純一而定則外物皆不得以動之故曰物莫自入焉

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墜亦弗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習是故運物而不懼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

此數語與莊子同犯害即墜也乘車之時與墜車之時皆醉而不知無所恐懼故其神全惟其神全雖有所傷而病亦不至死運物不為物所迂也不懼不懼也藏於天無心而忘已也故以此喻之此數語極為精密

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盃水其肘上發之鎬矢復查方矢復寓當是時也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

也當與汝登高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遠巡足二分垂在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恟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此段與莊子田子方篇全同引之盈貫開弓而至滿也前手直而持平可以致一盃水於其肘上言定也發射也適去也沓重也又也矢方去而矢又在弦上沓於弦上者纔去而方來之矢又寓於弦上矣此言一箭接一箭如此其神速也象人木偶人也背遠巡者言面向高山背臨深淵退而未已之意故曰遠巡三分其足一半在岸二分垂於虛處可謂危之至而伯昏能之者即所謂純氣之守也履地而射射之常也故曰非不射之射也神能守一則雖上闕青天至黃泉揮斥八極其心亦無所變動若於險夷境界猶然而恟其目則是未知至人之學也以此為射而欲求

中的之精義亦難矣故曰爾於中也殆矣哉休懼也恂動也恂目動目也殆難之意也

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舉國服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鄉之右目所偏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晉國黜之遊其庭者作於朝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強弱相凌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終日夜以此為戲樂國殆成俗木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垆外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中夜木生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窘於飢寒潛於牖北聽之因假糧荷春之子華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步閑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黧黑衣冠不檢莫不眴之既而狎侮欺詒攬止而必結揆海撓主反亡所不為商丘開常無愠容而諸客之技單僊於戲笑遂與商丘開俱乘高臺於衆中漫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衆皆競應商丘開以為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揚於地

飢骨無碼范氏之黨以為偶然未詎惟也因復指何曲之淫隈曰彼中有寶珠冰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泳之既出果得珠焉衆皆同疑子華助令豫肉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歲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為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瞽我也子其盲我也敢問其道商丘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叢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物亡迂者如斯而已今叻知子黨之誕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內熱惕然震悸臭水大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

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偽物猶不逆況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

此段形容箇誠字極精切看得此意盡則可以學道私名私僕也浙江人謂之私身是也口所偏肥言惡而咀嚙之晉國視其好惡而升黜其人智鄙智愚也傷破爭競有所傷損也一國之人當時以此成俗木生子伯二客名也垆外野也田更野老也三老五更皆老者之稱衣冠不檢言其破碎不整也眴輕視之意攬揆扶撓四字皆戲侮而推打之也單僊言戲侮之力罷盡也漫言等閑說也飢骨無碼無所毀傷也淫隈水盤渦處也叻始也始令其同客衣帛食肉也埃不漫烟埃不能眯迷之也吾誠之無二心言信而不疑也不知形體之所措忘其身也不知利害之所存不知世之有患害也其心既一則物無迂於已者今既知子黨之言為欺誕則內之疑慮

已生外之觀聽已感回思前日之蹈水火
幸而不焦溺爾此意蓋言心纔盡則利害
禍福皆不足以動之有一毫計慮之思則
難矣禪家有滌漏三字極佳乞兒馬醫其
心苟誠皆可學道所以見之必下車也此

亦因覺經不輕初學之意至信即至誠也
信偽謂信人之偽言以為誠猶且若此而
況真誠者乎

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鴛者能養野禽獸
委食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鸚鵡之類無不柔
馴者唯雄在前擊尾成群異類雜居不相搏
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傳之梁
鴛曰鴛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
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
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哀發哉
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
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碎
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
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之逆也然則吾
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

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今吾心
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遊
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顧深山
幽谷理使然也

牧正掌牧之官也役人其使令者也慮其
術不傳使之教毛丘園也不言養他獸而
言養虎者舉其大者也不敢以生物全物
與之恐其怒心之萌也虎雖與人異類而
食養之者莫不媚愛之以其能順其性也
此數語與莊子人間世篇同吾豈逆之使
怒亦不順之使喜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
也常喜此數語形容得人情物理極精不
中者言皆不中理也心無逆順即無心也
無心則能與物相忘此意蓋不過發明無
心之理極是一段好說話

顏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
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
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乃若夫没人則未
嘗見舟而謾操之者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
何謂也仲尼曰謾吾與若玩其文久矣而未

達其實而固且道與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
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乃若夫没人之未
嘗見舟也而謾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
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
入其舍惡往而不暇

觴深淵名也游拍浮者也善游熟於浮者
也沒人能入水者也謾起也謾與噫同玩
其文玩其外也實內也言見道未深也而
固且道與而汝也汝且以是為道與謂未
見道之內方見道之外便以為道歟輕於
水者可教以其不畏水也忘於水者數數
學之則能矣以其熟於水也若没人則不
學而起操舟以其視水如平地也萬物之
或覆或却雖陳於前而不能動其心則何
所往而不自得此又總言理也心者神明
之舍不得入其舍即不動其心也
以瓦摳者巧以鈞摳者憚以黃金摳者僭巧
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拱內
此數語與莊子達生篇同但莊子以為注
此以為摳字與而義同摳投也莊子以為

輕內此以爲拱內拱者拱握之也鈞帶也鈞重於瓦金重於鈞謂射者之巧於心本一纜有所顧惜則所重在外而內心則有所扞格而憚而惜也雖巧亦拙矣

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龜

鼈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

似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竝流而承之數

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孔子從而

問之曰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龜鼈

魚鼈所不能游向吾見子道之以爲有苦而

欲死者使弟子竝流將承子予出而被髮行

歌吾以子爲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

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

與齋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

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

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

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

也

呂梁地名也懸水瀑布也水沫之流其廣三十里大也竝流汨流而挾之也承接也

棠行注云合作塘下是也齋莊子達生篇作齋乃水之旋磨處也齋字亦誤也汨湯處也出入隨水上下也從水之道而不容私是順水之勢而無容心也生於陵則安於陵長於水則安於水皆隨其自然而不

知所以然故性命三字初無分別但如此

作文耳若以生長字雖求意義則誤矣孟

子曰言性則故而已矣即此故字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瘻者承蜩猶撮之

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

月累丸^{也二}而不墜則夫者錙銖^{也三}而不

墜則失者十一^{也四}累五而不墜猶撮之也吾處

也若檠株駒吾執臂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

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測不

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

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其痾瘻丈人之謂

乎丈人曰汝逢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修汝

所以而後載言其上

此段與莊子達生篇同承蜩持竿而粘蟬者也累丸於竿首自二至五而不墜則其

凝定入神矣郭象注莊子下兩箇停審字亦自好檠株駒今所謂木椿也檠椿也株木之名也駒定也想古時有此三字不反不測止是凝定也當承蜩時其身如木檠而不動其臂如槁木然其心一至於蜩而

不知有他物純一之至也用志不分其志

不貳也凝於神凝定而神妙也此雖借喻

以論純氣之守而世間實有此事今世亦

有之但以爲技而不知道實寓焉痾瘻者

背曲也逢衣儒者之服也能修汝今日之

所以言而後可以更言向上之事此言其

道之妙不止於此也載言更言也上語上

之上也其他與莊子同現莊子作九疑莊

子作凝字從莊子爲是

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

游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

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

鳥舞而不下也故曰至言去言至爲無爲齊

智之所知則淺矣

漚與鷗通用百住而不止言其往來之多

不止於百數也舞而不下疑之也蓋謂此
 心稍萌則其機已露豈能與物我相忘哉
 以此喻無言之言無為之為不知之知意
 極親切蓋無為無言無知皆無容心而已
 至言則無言矣故曰至言去言至為則無
 為矣故曰至為無為人不知其所不可知
 而皆以其所可知者為其所見淺矣故
 曰齊知之所知齊同也猶皆字也此三句
 與莊子達生篇同

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苻燔林扇赫
 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眾謂
 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
 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
 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
 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向之所出
 者石也而向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
 魏文侯聞之問于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
 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
 閔者游金石踏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
 不為之子夏曰剗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

語之有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為之子夏曰
 夫子能之而能不為者也文侯大說

藉苻藉草也燔藉其草燔燒其林以火獵
 也奚物謂石奚物謂火此亦不知之知之
 喻涉火之說亦與商丘開處同意和者大

同於物此和字造化也胃中與造化為一
 則物無不同初無傷礙剗心去智即不知
 之知也試語之有暇試嘗也言亦專講明
 此之久矣夫子能之能不為便是黃檗與
 異僧度水黃檗以為與妖怪捏怪彼僧回首

而謝曰大乘法器我所不及正此論也
 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
 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
 之皆避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而歸以告壺
 丘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

焉者矣壺子曰吾與女既其文未既其實而
 固得道歟眾雖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
 與世抗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
 求以予示之

歲月旬日或遠或近也神巫相者也其言

皆驗若神棄之而走者畏其言之驗也心
 醉者心服也既其文盡其外也未既其實
 未盡其內也而汝也汝未嘗盡見其實固
 以為能得道乎固字有未得謂得之意當
 以語勢思之有雌雄而後有所生卵生也

無雄又奚卵言無心則無迹也此一句是
 喻其心未能化故可以形見之意抗高也
 自以其道為高於世而欲人必信之此便
 是有迹處便是未化處故神巫得以相汝

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諶子
 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惟
 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涕泣沾衿以告壺子壺
 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罪命作乎不詭命作

不止是殆見吾杜德樂也
 濕灰者言其生氣將盡如灰已濕而欲滅

也地文者此猶禪家脩觀之名罪合作萌
 萌乎若生而不生之意不詭即不震也不
 震不動也不止合作不正不正者不可指
 定言也此不正字便與孟子必有事焉而
 勿正同惟有若萌動而又不動故神巫以

為濕灰活灰火也濕灰則是活火欲滅之意杜德榮亦是備觀之名德榮生意也杜閉也閉其機而不動故有生意欲滅之狀季咸遂以為不活矣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灰然有生矣吾見杜權矣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榮發於踵此為杜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

杜權不動之動也權與機同但機微而權則露矣於杜閉之中而動機已露故季咸以為全然有生意也灰合作全天壤亦是觀名猶言天田也天上之田非壤之壤即自然之壤也猶今脩養家以舌為天津以頂上為泥丸之類此是生意萌動而上之意名實不入即是有無俱遣機發於踵言其氣自下而上微而不可見故曰機善者機猶言性之動處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齋吾無得而相焉試齋將

且復相之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冲莫朕是殆見吾衡氣幾也

太冲莫朕亦觀名也太冲太虛也莫朕不見端倪也衡者平也半也氣機之動至於衡平一半之地而止則是半動半靜也神

巫以為不齋言其半動半靜而不定也

鯢旋之潘為淵止水之潘為淵流水之潘為淵濫水之潘為淵沃水之潘為淵沈水之潘為淵雍水之潘為淵沂水之潘為淵肥水之潘為淵是為九淵焉

此一段所言九淵正脩觀之名也今佛家以為觀而古人以為淵淵有九名想猶今十二觀也但莊子只言其三此有其九似非列子本書必後人所增也潘合作審從莊為是審信也九淵之名皆是借喻故曰某喻信為某淵某喻信為某淵也鯢大魚也旋盤旋也莊子作桓為是水中鯢半靜半動之象也即所謂衡氣機也止水靜也即所謂杜德機也流水動也即所謂善者機也莊子曰淵有九名此處其三正舉

此三者之喻以證其前言也看此書語脉似夫本意以此觀之二書之是非可見濫水自下而湧上出者也沃水從上溜下者也沈水一作記合作沈水從旁穴出曰沈也雍水壅遏而不流非自止之水也沂水泉之潛出水停成汙池者也肥水毛詩傳云所出同而所歸異是也以上水名多見爾雅必後人以爾雅之名而增之注家曰水之湍激流止如至人之心因外物難易有動寂進退之容此說誤矣郭象注莊子此處亦此類爾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夫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猗移不知其誰何目以為茅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已滅已失言不可見也未始出吾宗亦是觀名虛虛無也猗移合作委蛇順也若無物若有物不知其如何故曰不知其誰何也茅音類茅靡者拉扱也波流者莽蕩也

言其看我不出但見拉扱莽蕩故自失而走也

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爨食掃如食人於事無親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怏然而封或壹以是終

為其妻爨代其妻執爨於鼎竈之間而不_{世二}出也食豕如食人言集神於內而不見其

外也於事無親者言其雖為事而不自知若不親為之也雕琢其聰明而歸復於朴謂墮肢體黜聰明也塊然獨以其形立猶

木偶人也封有廉隅也紛多也其形已如木偶安有封吟廉隅之多乎一以是終者

言其終身常如此也一常如此之意份合作紛或合作哉從莊子為是此皆傳寫之誤也莊列皆一宗之學此等議論必其平

昔所講聞者故二書皆有之

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惡乎驚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

使人輕半貴老而整其所患夫漿人特為食羹之貨無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

輕而猶若是而況萬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効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

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感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

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徒跣而走暨乎門問曰先生既來曾不廢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

而汝不能使人無汝保也而焉用之感也感豫出異且必有感也拙而本身又無謂也與汝遊者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

莫悟何相孰也 奚方而反言在何所而回也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其人敬已不待買而饋之和順

積中英華發外此聖門之言內誠不解誠積而未化也解化也謀動也形謀形容舉動也成光者有光儀也即積中發外之意而此以為有迹之學外鎮人心者鎮服也

言我未能無迹故人得而見之所以心服而敬我也趙州云老僧修行無力為鬼神

觀破即此意也貴老者老則人所敬我今非老非貴其人反輕彼而敬我言敬已在於貴老之上也整聚也積也此等事積而

久之必成患害言名迹愈露則不能逃當世之患也無多餘之贏言其贏利所餘無多也此句比莊子添一無字則意異矣贏

利也世之有力量者則能輕重人買漿微者也初無權力可以輕重人而能敬我

如此況為君者身方榮而智已竭必將求我而任用我使我効其成功此所謂藉其所患也効獻也瞀人喜之故曰善哉觀乎

言汝於此具一隻眼也又曰汝止矣謂其不必出游矣人將歸向而守汝以為師矣

處止也已助字也保守也歸者衆而守其門也此一保字便已有不足之意蓋瞀人之見又高一層也戶外之屨滿從學者衆也敦杖感之乎頤堅立其杖而拄之於頤也感拄也賓者主賓客者也提履而走古

人坐於席必脫屣而後入急於迎督人故不及穿屣也屣藥者教誨也開發而藥石之也廢者置也已矣休言之意我前此已言人將守汝矣汝不能使人無保汝者即莊子所謂忘我易使人忘我難也而焉用之者而汝也用為也言汝之所為何以如此感動人也人之感動而悅豫於汝者必汝不能自晦使乖異出見乎其外而致然也故曰感豫出異也汝既如此非惟形見於外者不能自隱必且有所感觸而搖動汝之本身尤無益也無謂即無益也又尤之意也與汝游者汝之朋友也所學未至其言淺近故曰小言其言皆為人之毒害又無以與汝相規正者則汝終無所覺悟誰復問汝為汝何也相孰相誰何也相借問之意也此段與莊子列禦寇篇同但一二字不同耳

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問是以不敢今夫子問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而矜矜而誰與居大白若辱威德若不足揚朱感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搗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請問其過者言夫子謂我不可教其過在何處也睢睢矜矜矜矜持而不自在之貌誰與居者言其物我未忘常若與人同居也大白若辱者明而自晦之意威德若不足者言其雖有而不自居也迎將迎送也家公旅邸之主也執席執巾搗奉承之也煬者炊者也避舍避竈敬之也爭席者不知其可敬也未聞老子之言之先有矜持自名之意故人見而敬之既得點化則退然自晦而人視之以為常人矣此段與莊子寓言篇全同但煬字莊子作盪義亦通揚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揚子問

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揚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此段與莊子山木篇同美者自美自矜誇也惡者自惡慊然自以為不足也行賢而去自賢之行謂有賢者之德而無自矜矜之行則隨所往而人皆愛樂之此一節亦是人生受用親切處孟子以揚朱為為我樣此數處則揚朱似為老子之學豈揚朱初學老子後自為一宗乎

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強二者亦知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強先不已若者柔先出於已者先不已若者至於若已則殆矣先出於已者無所殆矣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柔可常勝強則不勝此老子之論二者亦知言二者之得失甚易知也而人多未知之故自古以來誇其強者視彼不已若之人則必以我先之為快若以此為強則又

有強於我者必與我爭我必不勝則危殆矣故曰先不己者至於若已則殆矣以柔為尚者視世之人皆出於己之先而我常居其後在我者常弱常無較則何所危殆乎故曰先出於己者無所殆矣以此道

而守其身則在我者常勝故曰以此勝一身若徒若徒者猶曰若而人也徒等也能以一身常勝者即此等人也以此道而任天下之事則亦常勝故曰以此任天下若徒言能以天下自任者亦此等人也蓋我自謂不勝則無時而不勝故曰不勝而自勝我自謂不能任則天下可以自任故曰不任而自任

弱者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強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強勝不若已至於若已者剛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強則滅木強則折柔弱勝者生之徒堅強者死之徒以柔自守則常剛以弱自保則常強常弱常柔則為福不能柔不能弱則為禍故曰

觀其所積知禍福之鄉積常人也以強為勝不若已者忽其若已者出以其剛而與我敵我則不勝矣故曰強勝不若已至於若已者剛也以柔自守而視世之人皆出於已上我無所爭則在我者常勝故曰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此學弼子之言也又以老子數語證之弼子自有一書亦

老子之徒兵強則滅者恃其兵力以爭戰者必亡也木強則折者如藤如柳則難折木則易折也柔弱勝者常生堅強者常死徒類也此語見老子七十六章乃人與草木生死為喻也故曰之徒此因上文兵木之喻故亦曰之徒意謂柔能勝強必敗皆此類也

狀不必童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人取童智而遺童狀眾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童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合齒倚而趣者謂之人而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觀矣傳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

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童同也聲之訛也此意蓋謂人之狀貌雖異於禽獸而其心與禽獸同者聖人之同不取其貌而取其心此憤世之論倚而趣者相依倚而共趣向也仰上也伏下也

危義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眾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豺

虎為前驅鷹鷂為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與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蕭韶九成鳳凰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為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道焉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同者其齊欲攝生亦不假智於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溫居則有群行則有列小者居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携食則鳴群太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並行帝王之時始驚

駭散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次達八方人民末聚禽獸虫蛾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

三聖其狀異人而有大聖之德以此形容桀紂桓穆雖有人形而實有獸心也因此又言以力使禽獸者以聲致禽獸者引此

○可見之事以實其說也熊虎前驅東漢巨無霸之事可見鵬鷲為旗隨其所指而縱之人則從之而往故曰旗幟禽獸之智皆有所欲亦養所生豈人教之故曰不假智於人齊皆也攝養也上古之人與鹿豕居亦有此事故借其說以形容人獸之論偏知者言其獨悟而得之也故曰偏知之所得惟古聖人則備知之備皆也無所遺逸者人與異類皆教之也此意蓋謂上古之世雖異類可教與人同而末世之人皆如

異類而聖人不作又無以化導之此亦憤激之言也

宋有祖公者愛祖養之成羣能解祖之意祖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祖之欲俄而置焉將限其食恐眾祖之不馴於已也先誑之曰與若茅朝三而暮四足乎眾祖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茅朝四而暮三足乎眾祖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群愚亦猶祖公之以智籠眾祖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哉

○此段與莊子齊物篇同而文稍異朝三而暮四先少而後多朝四而暮三先多而後少其實皆七也能鄙即智愚也物凡物皆能相籠絡也聖人以智籠群愚謂其鼓舞化導使之不自知也莊子則以此為無是無非之喻却與此意異矣
紀渚子為周宣王養鬪鷄十日而問鷄可鬪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響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鷄雖有鳴者已無變矣

望之似木鷄矣其德全矣異鷄無敢應者反走耳

聞響而應見影而動則是此心猶為外物所動也疾視而盛氣言其神氣已旺疾視而不動也初言虛驕而恃氣則其氣猶在外此言疾視而盛氣則氣在內矣疾字有怒之意即直視也却與匹夫按劍疾視不同望之似木鷄則神氣俱全矣此言守氣之學借鷄以為喻耳

○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蹠足聲歎疾言曰寡人之所以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為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入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者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矜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

意邪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此段與莊子說劍篇略相似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是爭而有時乎不勝也弗敢刺弗敢擊猶有心於競我也此二等矣本無其志則於我初無爭心又是一等雖然皆欲愛利於我則是以善養人者服天下累三等而至於此為最上之道故曰四累之上也此吾聖人之事而以孔與墨並言此春秋以後學者之論蹠足頓足也聲教高聲也疾言之急也皆形容其怒之狀也辯矣者歎其能言也意謂此客有大辯才故能以說服我

冲虛至德真經廣齋口義卷之二

冲虛至德真經廣齋口義卷之三 楚三

蕭 齊 林希遠

周穆王第三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為王之官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蠅而不可饗王之頃御腫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為之改築土木之功精聖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為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媼靡曼者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珮玉環雜正若以滿之奏承雲六笙九韶晨露以樂之月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亡幾何謂王同遊王執化人之祛騰而上者中天迺止暨及化人之官化人之官搆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耳目所

觀聽耳目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王俯而視之其官樹若累塊積蘇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化人復謂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疑意速精費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王若碩虛焉既寤所坐猶鶻者之處侍御猶鶻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晞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莫動哉且曩之所居莫異王之宮曩之所游莫異王之園王問恒疑變亡變化之極疾徐之間可畫模哉

化人有幻術者也入水火以下變物之形與穆王游帝居是易人之慮腥蠅皆臭氣也娥媼安媚也曼靡窈窕也阿錫細織也齊紈齊整之絲紈也芷芳草也若杜若也承雲黃帝樂名也六笙帝樂名辰露湯藥名玉衣玉食言其珍美也舍音釋不